

好一朵美丽的 马兰花



文/张德生

那个想法已经在马延的心里憋了很久。马延想，再憋下去恐怕就会爆炸，是该给老板好好说说了。

老板总是一脸严肃，好像所有人都欠他八百万。有时老板娘唠叨，老板更是板起脸：我是卖面，不是卖笑！

按理说，有这样的老板生意肯定不咋地，可邪门的是，在这座城市吞兑里的这家拉面馆却是红过了头，每天人山人海像赶庙会。可是，老板的钱袋子鼓了，脸上依然不见一丝笑容，也不给大家涨薪水，铁公鸡一只。

近来兰兰打来的电话勤了些，每天都嘘寒问暖，这让马延更是心猿意马。兰兰就是马延心里盛开在高原上的马兰花，为了这朵花儿开得更美、更艳，马延才远离那片黄土地，跟着铁公鸡老板来到这座城市，当起了拉面匠。

那片黄土地富不了马延，也救不了兰兰的命。自从知道兰兰患了白血病，马延的心就一直在滴血，医生说可以移植骨髓，但需要的钱在马延看来就是天文数字。最终马延狠下心，决定出来打工挣钱，就算挣不到移植骨髓的钱，也要挣出来结婚的钱。马延想好了，干上一年半载，他就回去和

兰兰扯结婚证。

马延挺忙，这还要怪铁公鸡老板不舍得请人，后厨只给马延配了一个小工。忙起来的马延连给兰兰寄钱的空都没有，每月工资发到交给小工帮忙寄给兰兰，身上只留下100块，反正铁公鸡老板管吃住，自己要钱也没用。

不过马延确实想回高原一趟，想看看兰兰，最想把兰兰接到城市来，给她好好瞧瞧病。看着铁公鸡老板的脸色从未放晴过，马延欲言又止。该怎么给铁公鸡老板说？自己离开了这店怎么开？马延的心里就像烧着一堆煤炭。

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正在操作间里忙活的马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，从窗口伸出脑袋便止不住热血沸腾，饭馆的正中央站的不就是兰兰吗？没错，就是兰兰！兰兰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饭馆，在一堆陌生的脸庞中，马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，那不是铁公鸡老板吗？他今天怎么笑了？

马延的脑袋有些晕，感觉自己像在做梦，竟不知道怎么走出的操作间，耳边仿佛听到老板娘说：这些客人一直以吃面的形式给兰兰筹集医疗费，老板也拿出这几年的积蓄，给兰兰已经办了住院手续……马延的脑袋依然晕晕乎乎，感觉已经回到了高原，看到漫山遍野开满了美丽的马兰花。

河州的看瓜与庄子的腰舟

文/王海燕

深秋，夏都东城，第一抹阳光才从一座金色穹顶上静静流下，城市喧哗。

早起，去一菜市。整条约一里长的街道，人声鼎沸，摩肩接踵，多是提篮儿的老妪，拎包儿的少妇，还有早起溜达的各色人等，多为中老年人，有推着小孩儿的，有带着宠物狗儿的，也有讨要的。真是熙熙攘攘，人为食忙。卖菜的贩儿叫得心烦意乱，买菜的姑婆挑得尖酸刻薄。唉！世间之事阴阳相搏，有彼此有高下有善恶有美丑有真幻有生灭……惟有上苍秘知不宣。

在街的东头，有一群翁媪围观，品头论足着什么。我好奇趋前，一看，一地摆了许多绿底白纹的瓜，看上去十分地有意思，纹路有如雪花纷落，有如雪泥鸿爪，有如碧池浮藻。人皆好奇，问此为何瓜，能吃否？

瓜贩是一操河州口音的人，不温不火，十分伶牙俐齿。他不厌其烦，一一解答：这是看瓜，不是吃的。吃也能吃，三两年看完了再吃不急。你说贵，我不贵，你老一包烟少说也得一二十元，这物件长成这样，容易吗，在外着风受凉的。看在你老识货喜欢的份上，少给几元拿去，摆在堂屋，偷闲瞅瞅，一个心情。看瓜看瓜，看看无妨，不买不要紧，生意不成仁义在，再看看。看瓜看瓜，走过路过，过来看看……

看瓜有大有小，大可双手鞠之，小则一掌之盈，憨态可掬，不与世争的样子，一个一个窝在那，等待慧眼、等待赏识，等待缘分。我看了会，瞅准了一个，长得周正，一面凸出一些，有些歪，但更朴拙憨厚，于是买了回家，摆在客厅，增添了些秋天的况味。

我前后左右观摩一番，着实可爱。这时，家人见了，问，你在干嘛？

我说，看瓜！

家人过来，莞尔一笑，说，傻瓜看瓜，一绝！

憨豆憨豆！我不知怎么灵光一闪，对了这么一句。

皆大欢喜。

此刻，秋阳款款穿堂入室，从看瓜上流下来，流了盈盈一地，我的心中悠然生出一缕明亮但不耀眼灼心的暖。

秋阳盈屋。看瓜看上去愈加温敦仁厚，蹲在一隅，好像有些满腹心事不与人说的深邃和睿智。

何为看瓜，我上网摆渡了一番，果然有“看瓜”一说，说得也不是十分的清楚；看瓜，顾名思义，只能看不能吃。看瓜长势超强，野性十足。瓜圆形，表皮绿色，有清晰

条纹。籽粒绿色，仁可食，肉绿色。中医学认为，看瓜味甘而性寒，有利尿消肿、清热解毒、清胃降火及消炎之功效，对于动脉硬化、冠心病、高血压、水肿腹胀等疾病，有良好的疗效。云云。

但后来又听人说，产自黄河谷地的看瓜，是长着长着长傻了的菜瓜，是菜瓜中的另类或变种，皮厚敦实，不好食用。那些皮嫩肉厚的成了桌上时令鲜蔬，美了口福，果了肚腹。而那些不合时宜的另类，则沦为中看不中吃的看瓜。福兮祸兮？悲耶喜耶？

所以家人揶揄我傻瓜看瓜，实乃一语中的，看瓜本身即傻瓜，看瓜无用，不傻即瓜。

古往今来，尤其眼下，人们太注重有用，执着于无用之物则傻瓜则迂腐，借新新人类先锋们的星语，即SB也。

然而，有人则不以为然。庄子曰：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。今人评价事物，往往以“有用”和“无用”作为取舍的原则和裁量的标准。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思维，它使我们获得一片树叶时，却遮蔽了更广袤的森林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有一个关于葫芦的故事，颇耐人寻味——

一天，庄子遇见惠子。惠子对庄子说：魏王送给我一颗大葫芦种子，我栽种后，结出的葫芦有五石容积那么大。我想用大葫芦去盛水浆，可它不太坚固，怕被撑破了。我想把它剖开做水瓢，不但不好使用，实际上也盛不了多少水。这个大葫芦也太没用了，我于是将它砸烂了。庄子说：这是惠君的不是了。如今你有这么大的大葫芦，为什么不拿来制成腰舟，浮游于江湖之上呢？

由此看来，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在庄子的眼里，惠子无用的葫芦，可派更大的用场。虽不可盛取水浆之流，此为小；但可为舟畅江湖之游，彼乃大。

看瓜虽无大快朵颐之实用，但有供识者细细品味之妙用。它无意间逃过了被吃掉的劫数，在那些好瓜们早魂飞魄散之后，它还怀纳日月之精、天地之气留形于世，像一位遗世孤立的思考者，或得美人之抚慰，指如柔玉；或得老衲之观照，目若老鸱……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者，不亦壮哉！

世有憨豆、傻瓜，不亦乐乎！

小小龙



也说《4分33秒》

文/李万华

我想，约翰·凯奇的《4分33秒》不应该在剧场演出，因为人群所在的寂静不是真寂静。

在那标明沉默的时段里，我无法感受真正的寂静。我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做准备，因为对这样一支曲子好奇而兴奋，还有怕不明白而导致的恐慌。这些情绪虽然轻微，却也鼓荡着，如同二月的风，卷一些冬天剩余的碎屑，枯枝，朽叶，或者尘埃。我将这些情绪一一摞压，但是强迫显得无可奈何。退一步，我选择闭上眼睛，注意呼吸，希望一份宁静自然来到，然而到来的，是一些盛传不衰的话，譬如生命只在在一吸一呼间。我被这些话诱导，调整呼吸，想让他们更加均匀，但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，那是一个钟摆，有着顽固的钝音。于是我又徒劳地睁开眼，注视手握乐器的演奏家，以及观众。他们没有几个神情舒缓，极力镇定，或者强作认真。我想到他们身体里面，同样是一些钟摆，还有各种情绪正在左冲右撞。怎么可以如此混乱不堪呢，我这样气馁，然后

鼓励一番。片刻安静终于降临，但同时又有蝉叫一般的耳鸣声，自右耳上方响起。

瞬息如此漫长，时间绕着半径画圆。之后想象四散，一些片段旁逸斜出：乐队忙碌着，看不见的音符如同野蜂，然而，它们都已失去气息，乐手的胳膊在空气中凝固，颤动的弦弯出弧度……

那些飞翔的，没有声音没有抑扬顿挫的音符，以及那静止在乐谱上的音符，它们，与琴键和弓弦奏出的音符，哪一种更具备个性？

调整一下坐姿，我发现想象和幻想、还有胡思乱想，它们都携带声音。大脑始终是架搅拌机，各种喧嚣嗡嗡回旋，如风过枝梢，如河流，或者如一根长鞭虎虎生风。它们并且不断从大脑向身体其他部分逼近，侵袭，占领，吞没，最终成为飞沙走石的风暴。

颓然放弃。我的沉默里隐藏着更为巨大的喧嚣。

西窗借月

本栏目由

海东时报
海东市文联

合办